

現代作家姜文

冰心題



愛山庐夢影

(五)

凌淑華 著

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现代女作家美文 (5)

爱山庐梦影

凌叔华 著
黄开发 选编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1993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148 号

主 编: 朱金顺 姜树琪

副主编: 张五州

编 委: 刘 勇 黄开发 荣挺进

徐海涛 魏丽丽 杨田林

佐 莎

策 划: 徐海涛 魏丽丽

爱山庐梦影

凌叔华 著

黄开发 选编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朝阳区东郊定福庄1号)

北京大兴沙窝店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 960 1/32 印张 5.375 字数 9.6 千字

94年5月 第1版 94年10月 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

书号 ISBN 7-81004-438-9/I·56

定价: 4.80 元

現代女作家羣文

冰心題



**谨以此书献给
1995 年第四次世界
妇女大会**

序 引

尊重女作家，对她们的作品有浓厚的阅读和探求兴趣，这在中国怕是有着历史的渊源。新文学发生之初，当“五四”运动把冰心“震上文坛”的时候，《晨报》第一次发表她的作品，便在冰心的署名后，加上了“女士”二字，这就是表示尊重吧！后来，20年代成为一种风气，在女作家署名之后，常常加上“女士”二字。对女性作家的推崇，正是我们这古老国度新文学发展以来一个优秀的传统了。20年代，阿英出版过专论：《中国现代女作家》，对冰心、庐隐等九位有成就的女作家，进行评论和介绍。这都表示着读书界对女性文学的关注和热爱！女性而成为作家，在一个封建王国里，能够带给人们几分神秘感。而女作家才思的敏捷和文笔的细腻，总能获得读者的赞许和钦佩，使她们的作品拥有广大的群众。现在，我们应出版社之约，编选一套女性作家选集，我想也是为此吧！如果这书能得到读者的喜爱，那将是我们的最大欣慰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美文这名称的出现在20年代。周作人用子严为笔名，在《晨报》上发表《美文》一文，被认作是新文学中提倡写美文的开始。他说：“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，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。一批评的，是学术性的。二记述的，是艺术性的，又称作美文，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，但

也很多两者夹杂的。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，……读好的论文，如读散文诗，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。”周作人认为，中国传统文学里，也有这类作品，他号召新文学家来写美文，“希望大家卷土重来，给新文学开出一块新的土地来”。这种将叙事、抒情、描写、议论熔于一炉的美文，得到了新文学家们的喜爱，20年代以来，这种文体广泛运用，成为一种风气，造成了新文学中美文的繁荣。新的美文，既从中国文学中汲取了营养，又接受了欧美及日本文学的影响，成为中外文学融合而结出的硕果。现代女作家中，涌现出了不少写美文的好手，一时间群星灿烂，为新文学增色不少。

我们这是一套小丛书，规模不大，字数不多。要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之美文进行精选，是不容易的。我们选出冰心、庐隐、苏雪林（绿漪）、石评梅、凌叔华、陈学昭、谢冰莹、陆晶清、萧红、张爱玲十位，作为代表。每位选出十万字左右的美文精品，集为一册。用十位作家代表女作家的全体，自然是不全面的，但限于条件，目前只能如此；如果将来条件允许，当然还可以续选续出。为什么选这十人而不选别人呢？这是很难回答的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这里不是替现代文学史排座次，我们没这个能力。我们力图照顾到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写法；还有介绍些近来少有人提起的作家的打算。自然，选家总有个人的偏爱在，我们恐怕也不例外，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。如果这套小书能得到读书界的承认和接纳；如果广大读者喜爱它，从

中认识了现代女作家的一鳞一爪；那就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了。我们企望着！

选家是很难做的！尽管古今选家很多，中外都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选本；而且选本对于读者的需要、学术的流布，有不可磨灭的功绩。但选业总是费力而难讨好的一件事。我们选的这十位作家，大多数都有选本在市场上流行，有的还被一选再选。因此，我们的选本要创新，要与别家选本有很大不同，当然是困难的，但我们力争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。首先，我们这是一套小丛书，每位作家的选文，不超过十二万字。我们要少而精，选作家的精品，尽量在少的篇章中，反映出一位作家的风格和面貌。其次，在这套书中，我们将努力向读者介绍一些大家不熟悉的作品和作家。而且入选的文章，做到文字准确、来源可靠。我们的编选工作将是认真负责的。再次，这十册女作家美文选集推向市场，我们将努力以整体面貌取胜，在编辑、校勘、排印诸环节上，都保持自己的特色。我们决心向读书界提供一套雅俗共赏的书。读者在紧张的学习或工作之余，一编在手，灯下展读，定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和美的享受。

临了，对于各册书名作个交代。我们摒弃了“某某美文选”这种呆板的常见的书名，而换了一个大家熟知的那位作家的著名集子的名字。例如《寄小读者》、《玫瑰的刺》、《绿天》、《素笺》、《流言》等等，这都是新文学发生以来，很有名的文集名，有的甚至是家喻户晓的名著。这里，我们仅仅是一种借用，而并

非该书的重印，甚至也不是该书的选印。这要请读者不要误会，并原谅我们的“掠美”，好在这个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影响的书名，还是属于原作者的。我们这么命名，也有苦心在：想借用作家原书已产生的广泛影响，并可使书名生动活泼一些。有些文集名，实则是一篇作品的标题，这是当年作者编文集时，用书中的一个篇名做了书名，这种情形，是很常见的。那么，现在我们又用了这个名字，当做了选集的名字，不论这次是否选取了该文，这种情况都是应当说明的。中国现代女作家，其中“现代”二字，我们取了宽泛的概念。目前，我们的学术界，是将中国文学按古、近、现代、当代的历史划分时期进行研究的，现代则指1917—1949，1949年以后，划为当代文学。台、港及国外华人世界，并不如此分期。我们选文，以20—40年代为主，也适当收录了一些50年代以后的作品，但书名仍然称为现代作家。如此做法，主要是考虑到读者的方便，想会受到欢迎吧！

北京女子师范大学，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，曾培养了众多的出身贫寒、自立自强的职业妇女，这里出身的女作家特别多。我们这次选的十位女作家，有一半出身于女师大，其中还有人任教于斯。30年代初，师大与女师大合组改建，成为北京师范大学。这次参加“美文精选”的选编工作的，绝大多数是北师大的校友。如果从渊源上说，庐隐（黄英）、苏雪林、石评梅、陆晶清、谢冰莹五位，也是北师大的校友。作者和编选者之间，多了一层校友关系，我们自然感到骄

傲和亲切。对这些先辈学长，对这些 20 年代就崭露文学天才的女作家，我们怀着十二分的敬意。愿生活于台湾和海外的两位，健康长寿，接受校友们的祝福！

朱金顺

1993 年 8 月于北京师大

前 言

和二十年代的其他女作家相比，凌叔华是一个离时代较远的作家；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叛逆，她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出了温婉的个性。这当然与她的家庭出身与人生道路有关。

凌叔华，原名凌瑞棠，笔名叔华、素心，原籍广东省番禺县，1900年生在北京的一个士宦之家。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，做过大官。他先后娶了六个妻子，凌叔华的生母排在第四。凌福彭嗜好书画，广交一时俊彦。凌叔华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。她曾师从著名画家缪素筠、王竹林和郝漱玉，练下了很好的国画基本功。又跟随学贯中西的文化界怪杰辜鸿铭学习英文，背诵英文诗，英文的基础也很扎实。

“五四”运动爆发时，凌叔华在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。在那里，她显示了自己的写作才能，常有作文在校刊上发表。20岁时，考入燕京大学，学习外语。功课之余，除了习画，又开始了文学创作。1924年，她在《晨报副镌》上发表了一些小说和散文，不过思想和技巧都还很稚嫩。

1924年5月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，在一次欢迎泰戈尔的茶话会上，凌叔华初识北京大学教授陈源，此后鱼雁往来，探讨文艺问题。1925年1月

《现代评论》杂志登载了她的短篇小说《酒后》，这是她的成名作，曾由丁西林改编成同名独幕剧，引起文坛注目。是年她还发表了重要的短篇小说《绣枕》、《花之寺》等。1927年，与陈源结成伉俪，夏天两人东渡扶桑作短期旅行。1929年，凌叔华随陈源到武汉大学任教。曾主编《武汉日报》副刊《现代文艺》，并继续进行创作。

作为作家的凌叔华，主要成就在短篇小说方面。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她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，她主要出版了《花之寺》（新月书店1928年出版）、《女人》（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）和《小哥儿俩》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）三本小说集。她的小说写的多是宗法思想下的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，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。鲁迅在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小说二集序》中评价说，她“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”，展示了“世态的一角，高门巨族的精魂。”

抗战爆发的第二年，她随校迁往四川乐山，两年后到燕京大学任教。这期间她与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尼亚·沃尔芙通信，受她鼓励用英文写作自传体小说《古歌集》（ANCIENT MELODIES，又译作《古韵》，其中只有《搬家》、《一件喜事》、《樱花节日》三章是以同名中文原作为基础改译成英文的，其余均直接用英文创作），后于1953年由英国荷盖斯出版社（The Hogarth Press）出版。出版后极受英国读者欢迎，还被译为法、德、俄、瑞典等国文字。

1946年，陈源出任中国常驻“联合国教科文组

织”代表，翌年凌叔华随行旅欧，先住在巴黎，后移居英国。1956年到1960年，应新加坡南洋大学的聘请，任该校的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。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出版了她的散文集《爱山庐梦影》，集子里所收的十一篇文章，除发表于1934年的《我们怎样看中国画》一篇旧稿外，其余都是她到新加坡后发表的。70年代以后，她多次回国观光旅行，作画写文，《敦煌礼赞》就是她参观了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优美散文。

凌叔华多次在国外举办个人画展，她兼善工笔和写意，风格清淡秀逸，有着很高的声誉。

1989年12月凌叔华回北京治病，1990年5月去世于北京。

凌叔华的散文并不多，然而大都是佳作，颇可一读。她的散文从内容上看大致有两组，一组是随笔式的谈艺录，如《谈看戏及伦敦最近上演的名剧》、《我们怎样看中国画》、《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》、《新诗的未来》等篇。题目虽然都不算小，但作者采用的是谈话的方式，少用专门术语，时时穿插趣话、故事，深入浅出；有的文章还融进了作者自己的经历和人生体验，这更增添了文章的亲切和感染力。第二组是抒情言志和记录游踪的篇章，有的是她的海外游记，如《爱山庐梦影》、《记我所知道的槟城》、《重游日本记》等篇。

真正体现凌叔华散文风格的是第二组散文，其中《爱山庐梦影》、《重游日本记》堪称代表作。这类篇章

和她的绘画一样，取材多半是中国历代文人心中荡漾涵泳的自然。她并非单纯地记录游历过的山山水水，而是以山水写性情。她爱山水，《爱山庐梦影》第一段就写：“我对着山的心情，很象对着一个知己的朋友一样，用不着说话，也用不着察言观色，我已感到很满足了；况且一片青翠，如梦一般浮现在眼前，更会使人神怡意远了。”接着，作者一生中所钟情的丘山一一浮现在记忆中，跃然纸上，她的胸襟、志向自然也在其中。她爱山水，然而并不如她所心仪的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出世，而是带着温煦的人间情怀。在她的海外纪游文字中，作者还时常由眼前之景，想到祖国的山水胜迹，对祖国有着魂牵梦萦般的思念。月是故乡明，异国他乡的景致好象总难慰藉这个离国数年的游子的心灵。作者不仅热爱祖国的山水，而且深爱着祖国灿烂的文化，这从她的两组文章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作者是丹青能手，往往以画笔入散文，加上她有着很好的古典文学根底，能在行文中恰到好处地引用古代诗词的名句，使文章处处流溢着诗情画意，透露出文人画的神韵。她的文字不施粉黛，清新、素雅。

本书的前七篇均选自星洲世界书局版的《爱山庐梦影》。《一件喜事》、《中秋节》、《樱花节日》选自《古歌集》，《古歌集》是用散文的笔调写的自传体小说，真实的程度自然很大，《一件喜事》、《中秋节》为我们撩开了封建高门巨族的神秘帷幕的一角，我想读者是会有兴味去看看的；至于《樱花节日》，这完全可以说是散文的精品，作者在《重游日本记》中也是把它作

为散文来引用的。

编者

1993 年 9 月

目 录

序引	朱金顺
前言	黄开发
爱山庐梦影	(1)
记我所知道的槟城	(13)
重游日本记	(23)
谈看戏及伦敦最近上演的名剧	(54)
我们怎样看中国画	(70)
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	(80)
新诗的未来	(87)
登富士山	(106)
敦煌礼赞	(118)
一件喜事	(130)
中秋节	(140)
樱花节日	(149)

爱山庐梦影

“不识年来梦，如何只近山。”一次无意中读到石涛这两句诗，久久未能去怀，大约也因为这正是我心中常想到的诗句，又似乎是大自然给我的一个启示。近来我常在雨后、日出或黄昏前后，默默的对着山坐，什么“晦明风雨”的变化，已经不是我要看的了。我对着山的心情，很象对着一个知己的朋友一样，用不着说话，也用不着察言观色，我已感到很满足了；况且一片青翠，如梦一般浮现在眼前，更会使人神怡意远了。不知这种意境算得参“画禅”不！在这对山的顷刻间，我只觉得用不着想，亦用不着看，一切都超乎形态语言之外，在静默中人与自然不分，象一方莹洁白玉，象一首诗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从小就爱山；也不知是何因缘，在我生命历程中，凡我住过的地方，几乎都有山。有一次旅行下客栈，忽然发现看不见山，心中便忽忽如有所失，出来进去，没有劲儿，似乎不该来一样。